

轻历史阅读系列 Relaxed History Reading

○○○

韩明辉

著

民国风流

大人物的情与伤



既然不能相濡以沫厌倦到老，
又何苦要相忘江湖怀念到哭？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轻历史阅读系列 Relaxed History Reading



大人物的情与伤

民国风流

著
韩明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风流:大人物的情与伤 / 韩明辉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78-5304-0

I. ①民… II. ①韩…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4941号

书名:民国风流
——大人物的情与伤

出品人:续小强
著者:韩明辉

责任编辑:韩玉峰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55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304-0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辜鸿铭：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温柔乡里的不归宿 / 001

嗜好小脚的“拜足男” / 004

纳妾制：男人的安乐窝，怨女的绝育所 / 007

纳妾制的身体力行者 / 009

妻作兴奋剂，妾作安眠药 / 013

教化欧美的文坛怪杰 / 016

张竞生：是文妖，还是先知？

传统婚姻下的牺牲品 / 019

一页真假难辨的情史 / 021

爱情四大定则 / 026

成也《性史》，败也《性史》 / 028

- 开新文化先河的性学家 / 031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 033
情人制的推崇者 / 034
是文妖,还是先知? / 035

郁达夫:风流才子最痴情

- 日本妓院里的国粹保存主义者 / 038
幸福美满的婚外情 / 041
家丑不怕外扬 / 044
扑朔迷离的姘头 / 047
最后的情人和最后的妻子 / 050
尚未定论的生死之谜 / 051

吴宓:爱情不是上厕所

-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 053
甘愿做备胎的痴情男 / 055
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 / 059
始乱终弃的爱情闹剧 / 062
悲剧情圣的黄昏恋 / 066

林语堂:先结婚后恋爱的幽默大师

- 被拆散的姻缘 / 068

旧式的金玉良缘 / 072

带女儿去看脱衣舞 / 074

幽默大师与鲁迅的笔战 / 076

三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 078

章太炎：别人娶妻当饭吃，我娶妻当药用

决裂的师生情 / 081

革命派与保皇党的论战 / 085

先纳妾，后娶妻 / 087

大闹总统府 / 091

民国版的称衡 / 094

黄侃：风流成性的国学大师

一泡尿撒出来的师生情 / 097

未出版著作也能成为国学大师 / 100

爱好撩妹的衣冠禽兽 / 102

猖狂至极的“三不来教授” / 104

李叔同：烟花巷里走出的高僧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 108

盐商之子和茶商之女的包办婚姻 / 111

情系皖南诗妓 / 113

迎娶日本妻 / 117

念佛不忘救国 / 121

不拘小节救女子 / 123

遗世而独立的弘一法师 / 126

梁启超：发乎情，止乎礼的暖男

举人拜师秀才 / 128

与孙中山的合与分 / 131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 136

与康有为交恶 / 137

“百变达人”的是与非 / 139

闺中良友李蕙仙 / 140

蓝颜知己何慧珍 / 144

神秘小妾王桂荃 / 146

用生命捍卫西医 / 148

胡适：男人就该对太太“三从四得”

西服先生的小脚太太：江冬秀 / 150

挚爱的西方女郎：韦莲司 / 154

西湖河畔的小伴娘：曹佩声 / 158

20世纪是鲁迅的，21世纪是胡适的 / 161

蔡元培：签订《夫妻公约》的模范丈夫

与裹脚太太的《夫妻公约》 / 166

无微不至的贤内助 / 169

既是贤妻，又是助手 / 175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178

蒋梦麟：包办婚姻如同狗皮膏药

铁腕治校的北大“功狗” / 180

迎娶亡友之妻 / 185

第一夫人宋美龄也反对的婚姻 / 187

结婚容易离婚难 / 190

苏曼殊：妓院得道的情僧

姐夫与小姨子的私生子 / 194

异国生死恋 / 197

佛堂参禅，妓院得道 / 200

恨不相逢未剃时 / 204

热衷搞暗杀的革命和尚 / 207

行云流水一孤僧 / 210

辜鸿铭：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虽从小深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却甘做中国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嗜好小脚，为纳妾制辩护，还身穿长袍大褂，留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小辫子。尽管他一生毁誉参半，但并不妨碍学贯中西的他承担起了教化欧美的重任。他就是一代狂儒——辜鸿铭。

温柔乡里的不归宿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逛妓院的嗜好，但能够将逛妓院的理论上升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的高度，恐怕只有辜鸿铭了。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其父是福建人，其母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女郎。辜鸿铭作为混血儿，天资聪颖，深得英国人布朗先生的喜爱，并被布朗先生收为义子。在布朗先生的指导下，辜鸿铭阅读了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爱默生等一大批文豪的作品，为他今后走向文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德国

著名教授纳尔逊曾直言不讳地赞赏他：“这个人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和吸收；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一样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

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并很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布朗先生时刻提醒辜鸿铭：“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经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贯中西，将来能够担负起富国治国的重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决定带着年仅十岁的辜鸿铭返回英国。在动身离开之前，父亲带着辜鸿铭去祠堂祭拜祖先，并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也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来到英国之后，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辜鸿铭学会了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日文等九国语言。辜鸿铭的英文水平可谓极高，林语堂曾称赞道：“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如果只是一味地埋头读死书，恐怕将来会成为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又如何能承担起教化欧美的重任呢？为了能够让辜鸿铭更早地通晓人情世故，布朗先生突发奇想，将住所搬到了一位名妓的

住所旁边。

在与名妓成为邻居后，年少的辜鸿铭始终想不明白，这位名妓为何具有如此魔力，竟然能够吸引大批的政客、军人和富商留宿在她的住所不愿离去。正如布朗先生所希望的那样，辜鸿铭在受到这些身份高贵的嫖客的熏陶之后，的确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但让布朗先生始料未及的是，这也为辜鸿铭今后热衷于逛妓院埋下了伏笔。

回国之后的辜鸿铭常常出入于北京的八大胡同。在那里，他不惜为心仪的妓女一掷千金。

有一次，辜鸿铭去袁世凯的总统府开会，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给了他三百块大洋。他知道袁世凯想用重金收买他，但一向自命清高的他却毫不犹豫地收下了。

走出总统府后，他揣着三百块大洋一溜烟拐进了八大胡同。他将八大胡同里的妓院逛了一遍。每到一家妓院，他都会搬一张椅子，潇洒地坐在上面，让那些唱功了得的妓女每人给他唱上一支小曲儿。妓女们则会排成长队，从他身边鱼贯而过。每唱完一曲，他就会给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块大洋散尽，他才尽兴地离去。

辜鸿铭并不认为妓女低贱，反而十分同情她们的遭遇。他认为，妓女之所以沦落风尘是为生活所迫，毕竟没有女人甘愿成为男人的床上用品。他将她们的卖身看成是卖穷。

当那些想要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请教辜鸿铭如何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时，辜鸿铭告诉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北京的八大胡同逛一圈，因为中国文化中女性的端庄、羞怯和秀美

只有在那些歌妓的身上还能够找到。

辜鸿铭将“妓女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的说法遭到了国人言辞激烈的批评，但林语堂却十分赞成地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自从和妓女成为邻居之后，辜鸿铭就对妓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这种特殊的感情让他在娶妻纳妾之后的岁月里，还依然流连于青楼的温柔乡中。

嗜好小脚的“拜足男”

曾经用下半身思考的辜鸿铭说：“通往男人的心经过胃，通往女人的心经过阴道。”但真正能够俘获辜鸿铭的恐怕只有“三寸金莲”，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拜足男”。

辜鸿铭虽然极其喜欢女人的小脚，但并不是每只小脚他都喜欢，他对小脚有着吹毛求疵的挑剔。他所喜欢的小脚必须达到瘦、小、尖、弯、香、软、正的要求，否则，他绝不会多看一眼。如何才能使女人的小脚达到这种要求呢？当然是裹脚了！

裹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但对女性的身体产生极大的摧残，而且还对女性的心理产生极大的摧残。而这些对女性的摧残，只不过是满足男人的私欲罢了。

男人认为，只要将女人的脚裹小了，她们就会因为走路不稳而老实实在地待在家里，这样就减少了红杏出墙的机会。《女儿经》

上也这么认为：“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除此之外，一些性学家还研究发现，裹足的女性走起路来，两腿和骨盆肌肉常常会处于紧绷状态，当她们与男人云雨时，下部的肌肉就会紧绷，让男人有种与处子云雨的快乐感。

不过，辜鸿铭自有其偏爱裹脚的理论：“西方女人总是以掩藏她们的乳房来突出她们的乳房；日本女人则以掩藏其下腹部而突出其下腹部；新几内亚女人则掩藏起她们的双腿；萨摩亚女人藏起她们的肚脐；阿拉伯女人掩着她们的脸部；中国女人却把双脚藏裹起来。掩盖得越深，越令人着迷。缠了小脚的女人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甚至可以与西洋女人穿高跟鞋相比，套上裹脚布后，更显一种神秘的美感。缠了脚之后，走久了，使人腰椎骨向前屈，会产生一种柳腰款摆、婀娜多姿的魅力体态。如此习惯之后，自然产生出仪态万方，款摆腰肢，如所谓‘莲步’。丰姿婀娜中，足以撩起男人的遐思。”

对于小脚的嗜好，逐渐演变成为辜鸿铭挑选妻子的最基本的要求。在当时西风渐进的中国，想要找到一双完美的“三寸金莲”又谈何容易呢！

然而，幸运的是，在辜鸿铭年近三十岁的时候，他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小脚”。一个长着三寸金莲的大家闺秀——淑姑闯进了他的世界。兴奋至极的他立刻向淑姑的家人提亲，并如愿以偿地迎娶了淑姑。

每当他无聊的时候，他就会脱去妻子的绣花鞋，将妻子的小脚

抱在胸前，然后爱不释手地细细端看；每当他因写作而文思枯竭的时候，他就会将淑姑叫到自己的房间，将她的那双玉足放到身旁的座椅上，轻轻地捏上一捏，或轻轻地掐上一掐，一会儿便文思泉涌起来。辜鸿铭曾洋洋得意地对友人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实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欢小脚的爱好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康有为还特此送了他一副一语双关的横幅：知足常乐。辜鸿铭可不管康有为是在嘲讽他，还是在真诚地支持他，但他却十分高兴地回应道：“康有为，知我心！”

辜鸿铭对这个拥有小脚的妻子可谓是疼爱有加，而他对妻子的爱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惧怕的程度。

晚年的辜鸿铭穷困潦倒，但乐善好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到处都是乞丐，他们常常会挨家挨户地乞讨。每当有乞丐去辜鸿铭家乞讨的时候，辜鸿铭总会施舍给他们一些钱，这让勤俭持家的淑姑十分生气。有一次，气愤至极的淑姑拿着碗便向辜鸿铭的脑袋砸去，但辜鸿铭却大气没敢吭一声。

朋友们都嘲笑辜鸿铭怕老婆，辜鸿铭却在报纸上公开解释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当有幸灾乐祸者再次嘲笑他怕老婆时，他便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纳妾制：男人的安乐窝，怨女的绝育所

对于那些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对男人的呵护的人来说，又怎么能理解辜鸿铭的“纳妾制乃社会祥和的保证，是男人的安乐窝，怨女的绝育所”的一番高论呢！

辜鸿铭之所以反对一夫一妻制而支持一夫多妻制，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荷尔蒙旺盛的男人而偏向男人，更不是因为他希望男人拥有性滥交的权力和自由，而是因为他认为，女人一到四五十岁就无法生育后代，但男人的精力却能旺盛到至死方休。况且，男人常常从事更加繁重且冒险的工作，寿命一般低于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夫一妻制势必会导致男少女多。到那时，不但男人没有了安乐窝，还会让更多的女性成为剩女、怨女。这不单单是男女之间的问题，终将会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在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主张的同时，还不断地抨击西方国家的一夫一妻制。他大骂洋人假正经，说他们表面支持一夫一妻制，背地里却偷偷摸摸地四处找情人。更有一些无耻的洋人，开着轿车在马路上捡女人，然后将她们带到宾馆消遣，消遣之后，又将她们无情地丢弃在马路边。与和谐美满的一夫多妻制相比，这种单纯的欲望发泄行为更加显得卑劣。

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英国贵妇见到了辜鸿铭，就问他：“辜先生，听说您一直主张男人该纳妾，照你这样说，那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多招夫婿呢？”

辜鸿铭连连否定道：“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

贵妇认为辜鸿铭强词夺理，便与辜鸿铭就这个问题纠缠了起来。

辜鸿铭反问道：“请问夫人，你是乘坐哪种交通工具来此参加宴会的？”

“汽车！”贵妇如实答道，“但这与咱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系吗？”

辜鸿铭笑了笑，说：“汽车有四个轮，不知道夫人家中备有几副打气筒？”辜鸿铭的一番回答说得贵妇哑口无言。

此外，还有一个外国妇人曾向辜鸿铭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

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还曾波及徐志摩和陆小曼。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一位有才华但也风流成性的诗人。在他和陆小曼结婚之后，陆小曼担心徐志摩用情不专，就提醒徐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

即便有了这些诡异的论调，辜鸿铭还依然不肯罢休，甚至拆字来为他的纳妾制正名：“‘妾者，立女也。’也就是说，男人旁边站着一个人侍奉他的女人，男人在外为国为家而劳苦奔波，应该有女子

立于其旁，作休息扶手之用，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累了了一定要休息一样。如此推论下来，男人纳妾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纳妾制的身体力行者

正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辜鸿铭的“纳妾论”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还身体力行地纳了一个妾。这个妾是一名日本人，名叫吉田贞子。辜鸿铭能够娶到这位洋媳妇，与他喜欢逛妓院的爱好是密不可分的。

辜鸿铭在做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期间，他常常和一些有同样狎妓爱好的朋友们去八大胡同里逍遥快活。有一次，在妓院里，他一边陪朋友们喝茶，一边同妓女们打情骂俏，用幽默诙谐的口才挑逗得妓女们花枝乱颤。

对于时常往返于妓院的辜鸿铭来说，阅女无数的他只有在荷尔蒙高涨的时候才会对眼前的这些胭脂俗粉提得起兴趣，但荷尔蒙消退之后，他又会兴趣索然地不辞而别。这肉与肉之间的交易不过是一锤子买卖，嫖者只会在意过程，而被嫖者只会注重结果。他们都心知“青楼梦好，难赋真情”，所以也从来不会对彼此留情。但是，就在今天，在他和妓女们谈笑风生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妓院的角落里站着—一个明艳动人的女子。她娇好的容颜以及身上所散发的气质都使她在这些妓女之中显得与众不同。辜鸿铭—愣，心想：我对这里的一草—木再熟悉不过了，怎么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清新